

# 界定属性、允许经营、依法收藏

## ——首个《博物馆条例》亮点解读

国务院2日公布《博物馆条例》，标志着我国博物馆行业第一个全国性法规文件正式出台。博物馆既是传承人文明的重要场所，也是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条例的出台，对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具有重要意义。新华社记者就此专访有关专家，对条例中的亮点进行解读。

### 为非国有博物馆“混乱无序”建章立制

在自家院子里腾出两间房挂牌成立“博物馆”；消防、保藏手段几乎为零；藏品数目少，大批赝品充斥其中；展厅面积不断缩水，入不敷出……近年来，多地民营博物馆数量猛增，但缺乏良好的盈利模式，藏品奇葩、无证经营、监管缺位等问题，是一些民营博物馆普遍存在的隐患。

条例明确将利用或主要利用非国有资产设立的博物馆进行了重新界定，定名为“非国有博物馆”，在法律层面明确了非国有博物馆的地位和属性，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创造条件。

### 鼓励博物馆做好“文化生意”

“萌萌哒”《雍正行乐图》去年风靡微信群，累计转发超过80万次，让销售各种故宫文创产品的“故宫淘宝”店着实火了一把；台北故宫的“朕知道了”胶带别出心裁，成为文青们旅游必购的纪念品之一。依托丰富的文化文物资源，博物馆投入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此次颁布的《博物馆条例》明确了博物馆在不违背其非营利属性、不脱离其宗旨使命的前提下，可以开展经营性活动。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段勇认为，条例在博物馆的定义、性质、宗旨、财税扶持政策、管理监督等方面，不区分国有和非国有博物馆，体现了国家在性质、职能、责任、权益等方面公平对待国有和非国有博物馆的原则。

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博物馆总数4165家，其中非国有博物馆811家，占比19.5%。仍处于发展初期的非国有博物馆方兴未艾、多姿多彩的同时，管理不规范、基础薄弱、违法买卖出土文物等问题也十分突出。

中国文物报社社长李耀申说，做好经营是博物馆解决自我生存之道的普遍做法。“事实上，国际上许多博物馆的生存也不完全依赖政府。如美国的博物馆一般获得非政府组织、个人捐赠等财力支持外，缺口部分则通过举办特展或巡展、开发经营文化产品等来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

在上海，一座由杨惠姗、张毅夫妇创办的琉璃博物馆受到了参观者的欢迎。该馆开业4年来，以经营琉璃艺术品和餐

据了解，目前60%的馆尚未建立藏品登记、管理制度；30%的馆经费入不敷出；20%的馆尚未完成法人登记手续；赝品比例畸高，展览质量普遍偏低……更有个别非国有博物馆“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博物馆的幌子向政府和社会索要政策、资金支持，却干着违背博物馆宗旨的勾当，严重败坏了博物馆的声誉。

上海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教授吕建昌认为，推动非国有博物馆从“混乱无序、野蛮生长”到建章立制、规范运行，是此次条例赋予非国有博物馆“平等身份”的最大意义。

厅所得，反哺博物馆在国内举办的多项艺术大展，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更说明，博物馆虽属文化事业，更要善做、做好‘文化生意’。”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说。

“目前，我国博物馆在开展经营性活动方面还比较滞后，规模小且种类不多。期待在政府的支持下，有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探索发展新路径，在增强博物馆自身造血能力的同时，为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服务。”李耀申说。

### 向非法收藏品说“不”

藏品是博物馆赖以生存的基础，保护好、管理好藏品尤其是文物藏品，是博物馆的核心使命之一。条例明确要求，加强藏品尤其是文物藏品的管理和保护，禁止取得来源不明或不合法的藏品。

我国博物馆馆藏文物数量巨大，品类繁多。据统计，我国文物系统的博物馆拥有藏品数量超过3000余万件(套)，非国有博物馆等也都收藏有大量珍贵的文物。

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安来顺表示，禁止博物馆取得来源不明或不合法的藏品，既属于法律明令禁止的范畴，也是博物馆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底线，更是世界各国在博物馆收藏方面的公认立场。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受利益驱动，文化遗产从考古挖掘到保护都存在挑战。如果博物馆没能守住这一底线，使之成为非法盗掘的栖息地和终点站，博物馆的社会角色也会随

之遭受质疑，向公众传递负面信号。”安来顺说。

吕建昌还指出，特别是一些非国有博物馆在吸纳藏品与管理方面问题层出不穷。藏品来源不清、鱼龙混杂，甚至有不少是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收藏，日常管理也混乱无序。随着条例的颁布，非国有博物馆将在管理上走入正轨，严格“自律”与“他律”，那些接近法律禁区的灰色地带将不可再触碰。

## 速成馆、挂牌馆、空壳馆 ——博物馆“高烧”背后的隐忧

设置准入门槛、规范藏品来源、明确服务内容……博物馆条例2日“出炉”，我国将以法律形式规范博物馆建设。然而，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近年来各地博物馆建设“高烧”，平均不到2天就增加一座新博物馆，速成馆、挂牌馆、空壳馆等乱象频出。此次公布的博物馆条例是否能够化解这些高烧“并发症”？

### 速成馆：先开馆再找藏品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笔下“大观园”的原型，来自于他出生的“江宁织造府”。2009年元旦，耗时3年、花费逾7亿元的南京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然而，在开馆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家博物馆没有一件文物入藏，办公室墙上周汝昌、冯其庸的2幅墨宝，算是这个博物馆仅有的文物。6年过去了，“缺少藏品”仍然困扰着这个博物馆。

“现在很多地方是‘鞋子先做好，不管脚大脚小’，有的地方甚至连展品都是‘零起点’。”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教授陆建松说。

“速成”为何成为当下中国博物馆建设的一种常见方式？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全国多地启动“博物馆之城”建设，西安、昆明、扬州等均提出了布局数十、甚至上百所博物

馆的目标。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甚至计划5年投资20亿元，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建设成为世界级博物馆小镇。

政府重视博物馆建设，这本来不是坏事，但为了“凑数”，一些不达标的博物馆鱼目混珠。

此前河北冀宝斋博物馆的“奇葩”展品引发各界对“山寨博物馆”的关注，然而此类博物馆并非少数。记者在江苏某镇的一个博物馆看到，各种分类不清的“文物藏品”像杂货一样堆积在陈列柜内，里面既有殷商文物，也有所谓的元青花瓷器。还有的博物馆就是将当地建设情况的图片和领导工作照片等进行陈列，看着像给领导树“功德碑”。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他曾看到一家民营博物馆展品中90%都是现代工艺品。“文物部门看出来不出来？是不想看出来吧。”

### 挂牌馆：以文化之名圈地圈钱

业内人士介绍，某地航天博物馆打着所谓的央企旗号，先搞航天主题乐园，批到地建好房子，配套一个小博物馆，里面弄几个模型摆一下，时间长了没人看，又可改为商业和物业，一举多得。还有一些收藏博物馆挂着博物馆的牌子，里面却是“古玩城”，建好后出售或出租给商户，实际上就是商业性质的商贸城。

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王奇志指出，红木家具厂开设红木

博物馆、制衣公司开职业装博物馆，乍看东西不少，其实不过是公司产品陈列室。“博物馆的这块牌子被滥用的现象亟待重视。”王奇志说。

江苏省收藏家协会会长徐湖平指出，更多打着“艺术馆”“收藏馆”“陈列馆”为旗号的各类民营收藏陈列机构，都不是真正在做博物馆，有的是很原始地在圈地，更多的是搞金融炒作，而“博物馆”只是挂个牌子、当个幌子。

### 空壳馆：重场景轻内涵浪费巨大

“我们一直在博物馆建设一线，感觉浪费太厉害”，陆建松多年来一直从事博物馆规划设计。他认为，我国博物馆建设盲目超前、攀高比大的现象突出，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从国家馆和省级馆向地市馆蔓延。

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说，最近几年在建新建的博物馆规模越来越大，动辄数万平方米，一些省市新馆面积甚至达到了十万平方米。

博物馆建设过多地强调外形而非功能，与之富丽堂皇的外壳相比，内容却很缺乏。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宋新潮说，内蒙古曾规划建设一个6万平方米的博物馆，居然还跑来请教

应当搞些什么内容。

陆建松指出，博物馆建设有特殊性，应该先有内容设计，再做出形态设计，然后才有建筑形态。否则，博物馆建成后长期发挥不了作用。还有一些博物馆过于追求外在形式，追求与国际接轨，结果不伦不类，有的被指像清真寺，有的被指像人脑剖面图……

“如果你真能建成地标，像西班牙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浪费一点空间、增加一些费用也行，问题是很多博物馆设计达不到这样的境界，既成为不了地标，也没达成内部空间合理化，结果造成巨大浪费。”吉林大学博物馆学系教授史吉祥说。（据新华社）

## [短评]

# 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

文物古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活教材。我国博物馆行业第一个全国性法规文件《博物馆条例》颁布实施，无疑将为用好博物馆，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打下基础。

一段时间以来，虽然我国博物馆的建设在数量、规模、速度等方面都有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为明显的差距。一些博物馆“买得起马备不起鞍”，缺乏科学和长远规划，重建设轻运营，专业人员短缺，使得其教育和文化功能并

没得到完全的发挥，一些地方的博物馆甚至成为装点门面的摆设。此次条例“鼓励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强化服务教育、科研、文化建设和大众生活的社会功能”，要求公平对待国有和非国有博物馆等内容，切中了当前博物馆发展的要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对博物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重视、规范、加强博物馆工作，积极盘活博物馆中的文物

资源，让走进博物馆成为群众的日常生活习惯，对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今，国家各方面的发展日新月异，如何让承载着珍贵历史信息、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鲜活起来，以传承先人的成就和光荣，带给后人恒久的精神滋养，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启迪改革创新的时代责任和使命，是摆在博物馆工作者面前的全新课题。